



生活随笔

生活的模样,原就是我们目光点染的釉色,加上脚步煅烧出的窑变,在长长的时光里,一笔一笔,慢慢描画出来的。它不事声张,却自有种朴素的光芒,安静地亮着。

生活的模样

□子安

公交车车窗上,凝着薄薄一层水汽。外面的人影匆匆闪过,模糊一片。车子轰隆隆地跑着,我的目光,却忽然被窗外“钉”住了。

路边那个小小的街心公园里,一位老人支着画架。他正对着几棵绿树,一笔一笔,画得极认真。暮色悄悄爬上来,染红了他的颜料盒。画布上的绿,鲜亮得像是刚从叶尖上摘下来的,还挂着露水似的。他就那么站着,画笔成了他丈量日子的尺子。

一样的黄昏,隔着一层车窗玻璃,竟像是两个世界。这光景猛地戳了我一下:生活啊,原不过是一团湿乎乎的泥巴,最后捏成什么形状,全看我们的眼睛往哪儿瞧,脚丫子又往哪儿踩。

眼睛落在哪里,哪里就亮堂起来。菜市场鱼摊的老板娘,手起刀落,又快又准。李老师爱吃鱼头,王伯家的小孙子馋鱼泡,她都记着呢。“张姨,今儿的鲫鱼活蹦乱跳,给您挑条顶肥的!”她眼睛弯弯的,声音也润润的。说来也怪,那油腻腻的砧板,那案板上蹦跳的鱼鳞,被她那双带笑的眼睛一照,竟也显出几分光鲜来,腥气里仿佛掺进了一丝海风的味道。原来,目光落到的地方,再平淡的日子,也能像上了釉的陶罐子,温润地泛着光。

脚往哪儿迈,路就在哪儿铺开。前两年,一个朋友辞了份稳稳当当的工作,跑去城边开了家小小的旧书店。刚开始,旁人眼里的不解和担忧,像小刺儿似的扎人。他倒好,一头扎进那些旧书堆里,每日掸灰,理书,脚步轻快,像是踩着自个儿心里哼的小曲儿。有一回我去看他,他正捧着一本旧诗集,书页里夹着一片干透的紫藤花瓣,薄薄的,像褪了色的蝴蝶翅膀。“你听,”他忽然侧过头,笑着对我说,“这地板吱吱呀呀的,是不是像在讲古老的故事?”他脚下的路,是自己选的。在这路上一走,连那些沉睡多年的书页,也仿佛被惊醒了,重新吞吐着光阴的气息。

眼神和脚步啊,常常是分不开的。想起乡下的堂伯,守着几亩水田过了一辈子。他总爱弓着腰,细细查看稻穗的长势。那眼神,温和又专注,像是在看自己亲手拉扯大的孩子。田埂上,他来回地走,脚步踩在泥土里,稳稳的,笃笃的,像是给大地打着拍子。稻谷熟了,金灿灿的浪头一直涌到天边。堂伯站在田头,身影小小的,可那一刻,他眼里的光和他脚下的路,早就长成一体了。那目光是鼓槌,脚步是鼓点,敲着一支只有土地才懂的歌谣。

车辆又进站了。身边一个小伙子,脚步忽然顿住。他直愣愣地盯着站台外头那棵玉兰树。风过,几片花瓣悠悠地飘进来,打着旋儿,在灯光里轻轻落下,像几片打着哈欠的白色小羽毛。他慢慢蹲下身,掏出手机,镜头对着落在水泥地上的一片花瓣。他停住了脚步,目光留在了这片小小的洁白上。就这一瞬间,硬邦邦的站台,好像也跟着软和了,晕开一小片被我们匆忙脚步踩丢了的春意。

生活这团泥啊,生来是没个定形的。捏出什么模样,靠的是我们投向远方的眼神,和脚下迈出去的步子。目光是点染它的釉水,脚步是煅烧它的窑火。

当一片小小的花瓣,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落在你的鞋尖上,整个秋日,好像就在那一刻,轻轻地、轻轻地,对你敞开了心门。生活的模样,原就是我们目光点染的釉色,加上脚步煅烧出的窑变,在长长的时光里,一笔一笔,慢慢描画出来的。它不事声张,却自有种朴素的光芒,安静地亮着。

【按语】

以笔为舟,溯游千年盐韵;执镜为眸,洞见一城风华。

“读城”,目之所及,心之所感。它是指尖轻抚青砖黛瓦时与历史的低语,是步履丈量街巷阡陌时与人文的相拥,是舌尖邂逅老字号时与烟火的共舞。盐城,这座瓢城故地、湿地仙都,正以“老建筑”为骨,撑起历史脊梁;以“老地名”为脉,流淌千年文韵;以“老字号”为魂,赓续人间至味。而“新空间”的蓬勃、“新地标”的崛起、“新网红”的鲜活,更让城市在古老基因中迸发时代光芒。

城市非冰冷楼宇的堆砌,而是文化血脉的奔涌。读城,是解码一座城的基因图谱,于泰山庙的铜钉铁马间触摸铁军精神,在串场河的柔波里打捞盐渍遗韵。每一次凝视与书写,都是对城市灵魂的叩问;是对文化自信的深耕,更是将“我”融入“城”的生命共鸣。

万个个体的叙事,终将汇聚成城市的史诗!诚邀您以图文为炬,照亮盐城未被言说的角落,捕捉飞檐翘角与玻璃幕墙的时空对话——让建筑在散文里呼吸,让地名在诗歌中流转,让老字号在影像间飘香,共同织就一幅“Nice盐城”的瑰丽长卷。

本期起,登瀛副刊特推“Nice盐城·我来读城”专栏,以飨读者。

读城

□张晓惠

“盐是大海下的雪,盐是一座城的名字”,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就重重地击中了我的心房,感慨万端。

我们有幸生长在这座有着2100多年厚重历史,因盐得名、因盐而兴的城市。海盐结晶,这每一粒结晶都饱含着城市的记忆与自然的密码,作为在这座城市生活、工作,见证并参与城市成长的盐城人,作为一直在这座城市写作的作家,真的很幸福、很自豪。

见证这座城市的沧海桑田,参与这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,心以情将创作之笔伸进了这座城市的历史、人文和今天。从世界自然遗产南黄海湿地到海滨翡翠黄海森林公园,从北上海的前世今生到今日荷兰花海的姹紫嫣红,从野鹿荡繁星空的神秘与旷远,到东晋水城的古意悠远再到九龙口的芦荡风情,金沙湖、日月岛、月亮湾,还有盐场池地里映照升起的那九十九轮太阳……这些都在我的文字间熠熠生辉,美好的风光是由无数建设者的勤劳双手托起。

写作之时也是深情读懂盐城这座宝藏城市之际。从写盐场盐民的艰辛劳作到写陆秀夫的仁爱忠烈、范仲淹的家国情怀,从写烽火硝烟中新四军战士的跃马扬鞭,到为民族独立壮烈牺牲烈士的碧血丹心……我写下的文字间闪烁着盐城人精神气质与豪迈品格:“盐晶可碎、脊梁难折”“不怕困难、不畏艰险、勇于斗争、敢于胜利”,这些推动一座城市不断发展前行的优秀品质,融入一代代盐城人的基因与血脉,于是,有了日新月异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城市,一座有情有爱有温度,欣欣向荣辽阔高远的城市。

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着泪水,因为我对这大地爱得深沉。我骄傲,我是盐城人!

作者简介:国家一级作家、书香盐城形象大使



豆哥的“植物王国”

□郭玉霞

豆哥,是我的外孙。

周末,豆哥来我家。跑上楼,敲门,喊人。“咚咚咚”“啪啪啪”人未至,声先到。女儿说,豆哥一到我家,就彻底放松了。

“奶奶,我跟您说,我梦想有一个植物王国,里面长满了各种彩色水果,比如,哈密瓜、柚子、橙子、菠萝……它们自由生长,听到歌声会翩翩起舞;它们还会为自己修剪出漂亮的体型;它们能相互交流,相互聆听,相互欣赏,待成熟时,它们还会自己采摘。”说到这里,他不好意思起来:“这梦想,是不是根本不可能实现啊?”“谁说的?这梦想太美好了,我也好期待。”我竖起大拇指,夸张地赞美他,还表现出惊喜的表情,跟他一起憧憬未来。

豆哥,今年9岁。我一朋友说,她8岁的孙女已成熟了,没童真了。我看我家豆哥,还是童心满满,稚气可爱。

豆哥四五岁时,我就发现他特别爱植物,我们就配合他。吃瓜时,豆哥说,这西瓜好甜。这南瓜好吃。这黄瓜,好脆。这种子得留着。我就说,这番茄,水分真多,要不要留种子?这辣椒不辣。要不要留种子?他一一品尝:“留啊!”于是,他吃水果,他吐种子,他留种子。我和她妈,辅助他育苗、浇水、施肥。我家他家,阳台上,花盆里,种植了好多植物。

我们在一个大花盆里同时播下了几个品种的瓜种,它们出苗后,我凭经验,指着小些的苗苗说,这是西瓜。豆哥观察了一会儿:这是丝瓜啊,你看,这是三角形的叶子。西瓜是锯齿形的叶子。说着,还找了视频给我看,来验证。果然。

南瓜出苗最快,叶子也最肥硕,可惜花盆小,难给它恣意生长的空间,我们就寻杂草丛生之地,开垦。除草、挖土,豆哥不一会儿,脸晒得红红的,汗流浹背了。他说:“种田也不容易呢。”

日复一日,植物从发芽、开花、结果,带给豆哥的总是惊喜不断。他一有闲暇,打开电视或我们的手机,看的全是有关植物的生长。

“奶奶,这黄瓜居然长这么长了。”“是呀,你一直舍不得摘呢。再不摘就老了。”他摘了瓜,拿出卷尺量瓜的长度:“哇,46厘米,比书上那45厘米的黄瓜还长呢。”他欢呼起来。

周末,我带他去乡村的悬挂式草莓园,去观赏和采摘。层层披挂、鲜艳欲滴的草莓令他大开眼界:这草莓长在空中啊,无土栽培,还能升降,恒温。他细看着一个一个小标牌:白雪公主、红玉、雪兔……管理人员说,你摘个吃了看看。豆哥挑了个硕大的红果,一口咬下去,满嘴红润,他连连点头:“甜,甜!”

豆哥看着工作人员,一个按钮就操作着空中草莓的高度,便于成人和孩童采摘,他羡慕不已。工作人员说,小朋友好好学习吧,植物的生长也离不开知识的支撑呢。